



百年 记忆

毛德富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科技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科技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 毛德富主编.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348-4916-9

I. ①百… II. ①毛… III. ①文史资料—河南省
IV. ①K2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5532号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责任编辑：王小方 米 敏 梁 郁 吕兵伟 周 媛 宗增芳

责任校对：谢晓敏 赵瑜心

设计制作：郑州新海岸设计中心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605

印 数：1—5000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28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编委会

顾问：王全书 林英海 范钦臣 孔玉芳 王 平
赵正夫 武守全 胡悌云 刘玉洁 李润田
胡树俭 姚如学 张国荣 胡廷积 杨显明
杨光喜 冯宏顺 张洪华 郭国三 张 涛
张汉英 张广兴 张玉麟 陈义初 毛增华
曹策问 刘其文 王训智 袁祖亮

主 任：叶冬松

常务副主任：龚立群 钱国玉

副主任：靳绥东 邓永俭 李英杰 梁 静 张亚忠
高体健 靳克文 郭俊民

编 委：马葆青 李海潮 王克俊 毛德富 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王顺生 赵 洁 谢留峰
李建华 丁少青 郭旭东 武 锋 王合水
杜国庆 魏刘宝 周备锋 贾太杰 王香玲
张巍巍 田冠亭 张礼堂 宋 蕙 孟 玮
周冀荣 陈伟琳 杨 珺 程维明 谢凤鸣
段金沙

主 编：毛德富

副主编：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高 红 李凤林

编 撰：陈 琳 宋会乔 伍 伟

前

言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和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善于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方法，也是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百折不挠奋斗精神的迫切需要。

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敬老茶话会时提出：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开创了具有鲜明统战性、民主性和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一种履行职能的特殊形式，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已经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并日益发挥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作用。

河南省政协于1961年设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并开始征集文史资料。50多年来，共征集各类历史资料近3000万字，并借助《河南文史资料》这一平台刊发了2000万字左右。这些由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

知情人的角度对自戊戌变法以来100多年间河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见证了我省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真实历程，凝聚着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鲜活的人生体验，蕴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珍贵历史资料，不仅是研究中原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河南、认识河南、宣传河南的独特窗口，彰显中原精神、中原风采、中原品格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生动教材。

今秋明春，恰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和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成立60周年华诞。值此特殊的日子，我们按照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秉持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和允许多说并存原则的编纂方针，汇集50多年征集的文史资料之精华，编辑出版大型史料图书《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展示我省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回顾河南省政协走过的60年光辉历程，力图以史团结人、以史影响人、以史教育人，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为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我们希望《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的出版，能够为

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把握地方发展规律、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中，汲取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史为鉴、务实发展，在持续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中，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我们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鼓励广大政协委员和文史工作者为伟大时代立鉴、为中原崛起立史、为人民福祉立言，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特殊功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原精神，记录时代烙印，为让中原更出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能够帮助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程中，运用好文史资料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总结经验、鉴往知来这一独特履职形式，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进程凝神聚心、献计出力。

由于本书收入的历史资料时间跨度较长，加之编纂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且有些作者提供史料时年事已高、记忆不甚准确，尽管我们已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但舛误疏漏在所难免，因此敬请有关历史事件参与者、历史人物知情人和广大读者赐教。

毛德富

2014年7月30日

凡 例

1. 《河南文史资料》期刊正式编辑出版于1979年10月，至2014年6月底已连续出版至第130辑。本书收录文稿是在《河南文史资料》已刊发史料的基础上，剔出在省级层面史料价值较低或发生在河南省以外的人和事或不完全体现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等的文稿后，重新进行精选编辑的。

2. 本书所选的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涉及自戊戌变法以来河南省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档案的不足，可供各级决策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借鉴参考。

3. 本书依照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和河南省政协等类别分卷出版。

4. 本书文稿在按类别分卷前提下依事件发生时间前后为序排列，同时考虑到阅读和研究的方便，将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集中编排，并尽可能配发有关历史图片。

5. 本书《河南省政协卷》的部分内容是《河南文史资料》未曾刊发的。该卷的起止时间为1950年4月至2015年1月，内容包括河南省政协的组织机构沿革及有关名单、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几大板块。

6. 本书所收录文稿的有关订正与补充均随其正文一并刊载，编辑时仅对明显的错别字以及个别失当的用语进行若干技术性处理。

7. 所有文稿的注释除特别标明的外，均为编者注。

8. 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本书文中引用文献及个别文章全文的数字用法保持原文不变，除此之外，正文中的数字采用国家规定的出版物中数字用法进行记述。

9. 全书包括前言、凡例、目录、正文和后记等内容。为方便读者检索，后附本书索引。

10. 本书同时出版有相同内容的电子图书。

目

录

科技卷

忆 廷 宝 / 陈法青	1
建筑学家杨廷宝轶事 / 司 峻	11
温故而知新——怀念父亲杨廷宝 / 杨士莹	15
终生献给医学事业 / 朱德明	18
南阳名医水应龙公 / 水仲贤	21
我们的老师李振华教授 / 王海军 李郑生	27
寒窗十八载 / 董民声	35
孙诒鼎自述	55
我们所知道的潢川美国医院 / 年惠民 蔡学志 程永祥 罗作舟 丁秀荣 口述 王建鹤 整理	57
我和郑州市公教医院共度的岁月 / 王而信	63
河南中医学院禹县门诊部回顾 / 楚应坤 整理	90
忆 1958 年参加大别山区防治梅毒病工作 / 李广溥	94
消灭丝虫病记 / 刘明伦	101
我对生命科研事业的不懈追求 / 赵玉芬 口述 刘希旺 杨 华 叶 勇 执笔	103
回忆三位知识分子同志 / 王均智	108
生物学家张震东 / 邢汉三	117
涂心园苦斗创奇迹 / 司马昆	119
桑榆岁月忆华年 / 涂心园	123
我的老师涂心园 / 郝育森	133
回首八十年 / 王伯骏	136
对农学家陈凤桐的回忆 / 黄廷珣	152
我和中国的绿色革命 / 吴绍骥	156
超越长城的好汉——记现代微生物学家王鸣岐教授 / 李铁声	164
回忆我的父亲王鸣岐 / 王守正	167

我记忆中的父亲——路葆清 / 路竹生	178
我的玉米育种岁月 / 程相文 口述 王希保 执笔	181
我们所知道的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 / 秦贵文 王希保 口述 桑 涛 整理	186
一位爱国的老数学家走过的道路——回忆我们的父亲单粹民 / 单大德 单大勇	195
冶金学家张文涛 / 张德宝	205
一位廉洁正直的知识分子——回忆先父张清涟 / 张德宝	212
从河南走出去的近代中国航空专家——回忆伯父王承黻 / 王长乐 口述 吴 凯 徐世和 整理	215
在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八年的回忆 / 叶肇坦	219
科苑双星——袁家骝与吴健雄 / 安 晨	248
记献身于新疆建设事业的张清湊 / 张清劭	254
忆轴承专家毛萃初 / 阎济民 王 仁	262
我的河边生涯 / 徐福龄 口述 杜 辉 执笔	264
尽瘁治黄事业的牛曾奇 / 龚时旸	269
滔滔黄河系我情 / 潘贤娣	277
查勘三门峡坝址纪实——兼忆冯景兰先生 / 仝允果	283
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截流工程 / 王英先	287
黄河不了情 / 林秀山	291
忆水利工程师李正权 / 左 改	297
三门峡水利枢纽特种深水围堰诞生记 / 潘金漾	301
忆陪同王化云西行考察 / 成 健	307
前半生战长江后半生治黄河的回忆 / 翟自豪	314
弟弟叶书丹的一生 / 叶 颖	319
“改灶大王”李治安 / 齐廷才	326
郑州黄河铁路桥长度争论记 / 郝育森	331
忆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赵同祥 / 丁玉英 口述 郭德逊 执笔	333
泡桐研究四十三年回顾 / 蒋建平	342
追忆先师谢国桢先生 / 张 墨	347
我对地震科研事业的追求 / 池顺良 口述 刘希旺 执笔	352
亲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 郭德逊	357
在煤矿安全生产科研的道路上永远前进 / 张铁岗 口述 刘思明 执笔	365

援赞家书 / 高文华376

中国烟草专家组在几内亚 / 张焕章408

中国医疗队在埃塞俄比亚 / 王建鹤413

在埃塞俄比亚开展医疗援助的日子 / 张秀珍417

我所知道的王码发明人王永民先生 / 陈广民423

忆廷宝

陈法青

一诺重千金

我第一次听到杨廷宝这个名字，是在1915年考进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

我和廷宝的堂姐杨廷隽并排使用自修室的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排放书的格子。廷宝的堂姐在格子中间的木板上端端正正地贴上了一幅景物清新、色彩丰润的水彩画。在那个年代，人们经常见到的只是山水或花卉写意等国画作品，水彩画却不多见。这幅水彩画在我看来显得那么奇特诱人，以至会情不自禁地对它瞥上几眼。过几天和杨廷隽熟悉之后，我问她这幅画是谁画的，她又是怎样得到的。她歪着头对我得意地笑了一笑，说：“这是我小弟弟画了送给我的，他叫杨廷宝，现正在清华学堂读书。”什么？这幅画竟然出自十多岁的少年之手？我吃了一惊。我想象不出这个少年的形象，但我可以看出他的才华，相信他是很有前途的。

廷宝的表姐郝超薰也和我同班。她比我大几岁，性情较孤僻，和别的同学很少接近。由于我们是河南同乡，她总把我当作小妹妹看待。星期天廷宝进城到女师来看望堂姐和表姐。我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从未见到过他，但返校后却时常听郝姐谈起她表弟来探望的事。逐渐地，我知道廷宝比我还小几个月，是一个庄重、勤奋的青年。我是独养女，在家里常感到孤单，要是也有这样一个弟弟该有多好！

1919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全班同学去清华学校参观。我们乘火车到清华园车站，下车后步行到清华学校大门。这里原是清朝那桐亲王的别墅，林木秀丽，鸟语花香，画梁堂前奇石生景，碧纱轩外小荷满塘。水木清华不仅景色宜人，当时更以留美预备学校而闻名。学生毕业后可取得公费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这比起我们女师优越了许多。我们学校的老师领着我们一边参观，一边介绍，当走到工字厅门口，恰逢廷宝下课，向门外走来。他身穿长衫，手里拿着厚厚几本洋文书，显得潇洒英俊，遇我们这队嘁嘁喳喳的女学生，他默然地闪到路边走了过去。郝超薰指着他告诉我说：“这就是廷宝表弟。”我天真地脱口而出：“你表弟真不错呀！”

郝超薰为她廷宝表弟的婚事煞费苦心。她在同班同学中曾为他挑选过两三个对象，结果都不满意。从清华学校参观回来，大约过了一周，我收到郝姐的一封信，上面写道：“廷宝品学兼优，如老伯同意，我可做媒。”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拿信的手似乎在发抖。我把信交给父亲，他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问道：“你喜欢他呀？”在封建意识占统治地位的60多年前，我怎么好回答这样的问题呀！我只能说：“是郝姐叫我把信交给你的。”

当时母亲因病住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遗憾的是父亲误信庸医，同意剖腹根治，结果手术失败，几日之内母亲竟永辞人

世。母亲死后，父亲娶了继母，不再关心我的生活及支持我的升学。命运的挫折使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倔强。在困难和打击面前，我决不低头。

1920年初夏，郝姐又提到廷宝和我的婚事。直到这时，我们两人还没有正式会过面呢！我大胆地请郝姐转送一张自己的照片，又不安地说：

“我现在家境变了，自己去美国留学的希望不大，不知你表弟对我现在的境遇有什么看法？”过些日子，廷宝来信说：“法青丧母，与我同病相怜。她出国与否，我并不在意。否则她是独女，我还不一定能与她成亲呢。”得知他的来信，我感到十分欣慰，更由于他这种高尚品德，自心底滋生了爱慕的情感。

1921年，廷宝出国前的一个夏天，他想早日确定婚事，以便更安心地读书，遂与我父亲商议择期交换定物。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订婚要摆席请客，父亲没有参加而仅派堂兄代办。堂兄平时眼光狭窄，追慕权贵，瞧不起穷学生；虽然他也认为廷宝人品出众，但终因是个穷学生，总还有点瞧不起。这引起我极大的反感，更坚定了我与廷宝结合的决心。

由于封建礼仪的约束，虽然我和廷宝已经订婚，但两人还从未正式见过面。后来依靠王老伯说服了父亲，才答应廷宝来我家访问。记得那次是郝姐陪同廷宝来到我家，落座在客厅。家里人告诉我去客厅会面。我刚踏进客厅的房门，廷宝马上客气地站了起来，拘谨地向我笑了一笑，眼睛却认真地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两人分别坐下后，他默默地老不开口。我最初感到很不自在，但想到这是难得的机会，只得先开口说话，问他兄弟姊妹几人，等等。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就不开口，只是腼腆地相视微笑。第二天，我家请他来吃饭，欢送他回南阳准备赴美留

学。在饭桌上，祖父母、父亲不断地给他夹菜，亲切地劝他多吃。他态度斯文礼貌，但仍拘谨，不爱说话。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谈话，不过在内心里却觉得彼此熟悉多了。

他离开北京返回南阳的那天，我到火车站去送行。可以看得出，他见到我前来送行，内心十分激动，脸上流露出几分歉意，似乎在说：要你一个人在国内等我五六年，实在从心里感到抱歉和不安。但一直到分手，两人既没有说声“再见”，也没有握手告别。万般柔情尽在不言中。

古人说：“一诺重千金。”我愿意远隔重洋，长年地等待着廷宝，是因为我倾慕他的人品，在短暂的接触中更感觉到他的诚恳可信。至于廷宝当时对我有怎样的想法，我并不知道。后来听说，他离京前曾去他表嫂家辞行。他表嫂问他：“你对陈法青的看法怎样？”廷宝回答道：“她比我能干，又大方，我决定和她结为伴侣了。”也许，他还没说出口的，是和我一样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坚定信念吧！

1921年9月廷宝到了美国后，曾寄来用毛笔书写的三四张纸的长信，谈到回南阳，去上海办出国手续，和离开祖国在海船上的情况，也提及当海轮要离开上海码头时达官显贵为子弟送行的熙熙攘攘的情况与自己独身在甲板上的感受。我爷爷看了信之后说：“论廷宝的人品、学识和容貌，他是个状元的人才呀！”我却遗憾地想到，由于受封建意识的约束，未能去上海相送，以减轻他因离别而生的乡愁。

1922年我从女师毕业，由于平时对化学很感兴趣，曾和同学商议报考北京工业大学化工系。廷宝来信劝我学美术，理由是以后两人的专业可以相近一些。我遂决心改考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以便在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可以对他

有所帮助。当时我对美术基本不懂，找了同学问清楚考试科目，又借了机械制图讲义，每天除复习数、理、化、史地、国文等功课外，还加紧练习画机械图、国画和西洋素描，常常每天学习12个小时。经过10个月的努力，终于在1923年暑假以优良成绩考取图案系。廷宝听到消息后很高兴，迅速地给我寄来了水彩颜色和美术图案书籍。

进艺专图案系后，西洋画、国画、图案画都是我的必修课。这时，两人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写信互相交谈学习情况，廷宝也将他在美国学习所得的设计奖、水彩奖、硕士帽照片和美国记者访问他的剪报等寄来给我。我一直珍重地将这些东西保存至今。

廷宝的才学、人品，深受许多人的赞赏。在美国求学时期，不少国内外朋友想给他介绍别的婚事，但他信守成约，一概婉言谢绝。这并不意味着他也为“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所束缚。因为他回国后还曾建议我们结婚不举行仪式，表明他的思想要比常人开明得多。只是由于我囿于社会习俗，还是按传统举行了婚礼。

我在艺专学习期间，由于家庭内部关系日益紧张，经济上产生了困难。而我除了图案系的课程外，为了在专业上向廷宝靠拢，还学了建筑方面的一些课程，这样就更加重了负担。我在奋发学习的同时，还请别人介绍担任家庭教师，争取在相当程度上自食其力。

1927年春节以后，廷宝终于饱学归来。他不仅取得了学位，完成了执业训练，而且观摩了欧洲大陆上许多有名的历史建筑。我同郝姐到天津接他下船，旋即返回北京，由族兄为他安置住处。他在京停留两周，和父亲商定我俩的结婚日期。

廷宝在北京期间，我们一同去逛了趟琉璃厂。当时恰逢年会，街上热闹异常，吃的、玩

的、用的、耍杂技的，色色齐全。他看到那些景物很兴奋地说：“这才是中国的风土人情。”后来，我们又去中山公园匆匆地转了一圈，再到艺专看我画的投影和设计图，晚间又参加艺专举办的游艺晚会。这是婚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游逛的唯一的一天。

廷宝在京住了两周，即应关颂声、朱彬邀请，去他们在天津的事务所工作。我在北京宣武门内百户庙找了几间房子，备些简单家具，于4月12日举行了婚礼。婚后，他在家住了12天即去天津。

家庭与事业

婚后不久，考虑到廷宝在天津基泰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开始在天津寻找房子。三个星期后，我租到房子，就把北京结婚时用的家具搬到天津，布置了一个简单的小家庭。廷宝白天去公司上班，有时我也跟着去帮忙画些图，晚上则在家相对而坐，在灯下读书，或者天南海北地聊天。我们开始过着安谧的家庭生活。

廷宝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受到清朝政府的迫害，两次离家外逃，因而廷宝幼年时期生活坎坷，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每个月的公费数量有限，稍不注意，就会入不敷出。所以他总在事先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保证收支相抵，决不向他人告贷。但廷宝决不吝啬。他到美国两年以后，由于自己的作品、设计图、水彩画等相继获得奖金，收入增加，其他同学向他借钱，他总毫不犹豫地借给他们。有时对方不还，他也不去追索，同学们都很尊重他。

我们结婚后，他常对我说：“国家还穷，我

们的生活不应超过国内的一般水平。”他坚持家庭布置要简朴，不要过多置备物件，并把计划开支的办法教给我。几十年来，我都照他的办法，勤俭持家，计划用度，每笔支出，都详细入账。廷宝自奉甚俭，既无嗜好，又不喜欢交际，他每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用来维持家庭开支。我每个月给他一点零用钱，他常常到月末还节余许多。

廷宝从美国回来承担的第一个设计工程，是沈阳火车站。以后接着设计天津基泰大楼和中国银行货栈。1929年，他去辽宁设计沈阳东北大学教学楼和俱乐部等。1930年，他去北平承担清华大学总体规划和图书馆、教学楼的设计，并且设计了北平交通银行。从1930年下半年起他奔波于南京、上海等地，参加上海大陆银行和大新百货公司大楼的设计，并在南京承担了中山陵音乐台、中央医院、紫金山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工程等，共计有十余处。我们住在天津，他往往几个月才能回家看望一次。

就在这期间，我们的五个儿女相继出世，加之我没有奶水，困难可想而知。大儿子小时身体多病。有一次患破伤风，我们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为了看护他，我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在困难的时候，我多希望廷宝能在身边帮助料理。可是他却远在千里之外，为了事业而奔波，难得回来。难道是他不爱护妻子儿女吗？绝对不是！他不仅关心家人的温饱，还关心子女们的健康、学习和品性修养。对我的关心，就更多一些。但是，事业索求着他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务和事业产生矛盾时，他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他这样做是对的，我只能支持而不能苛求他。

有一次，他承担的天坛修缮工作将近完成。他难得地陪同我游览修复一新的祭天圜丘台。我很有兴趣地看到所有的残缺，经过妙手巧匠的修

补，全都完善无瑕，难辨新旧。当我们正在一边观赏，一边慢慢向前走时，廷宝突然为了工程上的什么问题，离开我去找别人谈话，并很快地不知转到何处去了。我只好孤零零地在原地踟蹰等待，直到天黑他才回来伴我回家。

廷宝生性爱静。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不愿别人打扰他的思路。他平时也不喜欢看电影、听京戏。初婚还没有子女的时候，每逢星期日，廷宝喜欢到野外去画水彩写生。以后工作紧张，这种形式的休息也不多了。孩子们都知道，爸爸在家时大家要安静，不可大声喧闹，不能打扰爸爸的工作。

廷宝为了丰富和提高专业知识，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注意向他人学习。他喜欢大自然风景，更热爱祖国灿烂、悠久的文化遗产。他愿意到各地名山大川参观游览，并随身带着铅笔和小白纸本，遇到动人的景色和有艺术性的建筑就勾画下来。多年的锻炼，使得他无论坐着或站着，信手勾来，都能比例恰当，符合透视原理。甚至有时搞建筑的初步设计，他不用比例尺和三角板，就能绘成初步设计图。

当年和廷宝同志在基泰建筑工程公司工作的侯良臣师傅，木匠出身，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艺术鉴赏能力，曾参加过故宫的修缮。廷宝虚心地向他讨教古建筑修缮的规范和技术。廷宝于1932年应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委托，主持北平九处古建筑的修缮工程时，曾请侯良臣和郭松泉两位师傅一起到东来顺吃涮羊肉，在酒酣茶兴之际，共同探讨古建筑修缮的奥妙和口诀。廷宝总结工人师傅的经验，结合平时的观察分析，一一记载下来，整理成较系统的古建筑修缮规范。这不仅有助于在当年顺利完成修缮任务，并为以后许多地方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1983年,《北京晚报》曾登载修缮古建筑的负责人员谈话,说:“修缮这些古建筑时,常因缺少图纸,引起困难。例如东便门角楼近五十年没有修过,既破烂不堪,又无任何资料。几年前古建筑维修人员勘察时,真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嘴’的感叹。为了保护古建筑原样,后来找到了三十年代曾主持修缮这一工程的杨廷宝教授,请他帮助提供意见,才仿照原样,修旧如新地完成了任务。”

婚后的共同生活,使我对廷宝的秉性和习惯逐步有了了解。为了支持廷宝的事业,我尽量不使他分心,独自料理好子女的教育和各项家务琐事。当年的天津是半殖民地化的城市,人情淡薄,我们在那里生活很不习惯。考虑到廷宝的工程任务大都不在天津,回家机会很少,遂藉廷宝主持北平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机会,和他商量后于1933年初将家搬回了北平。这时,孩子们逐渐到了入学年龄,北平的学校条件也好一些,搬家中的各项具体工作,我都没让廷宝参加。

1936年底,廷宝主持的北平古建筑修缮工作临近尾声。由于他大部分时间在南方工作,回北方的时间很少,出差生活也不安定,我们又商议全家南迁,并决定由他先将两箱科技书籍运去南方。不料这一打算还未得以落实,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沦陷,这两箱科技书籍全部丢失。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廷宝正在南方工作。我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催他返回北平,可未能及时获得回音。我不得已,遂应朋友的约请,到天津租界暂避。到1937年9月,日本兵已包围了天津租界区,不可能再返回北平。廷宝又一直在南方来不了,我只好和公公、婆母联系返回河南南阳。我和孩子们先乘船从天津到青岛,由青岛乘火车到济南,再转车到徐州,又由徐州转车到郑州,

郑州转车到许昌。这时五个孩子全在身边,最大的不过9岁,最小的才4岁,一路艰苦不堪回首。到许昌时,人已疲惫不堪,幸已脱离日本人的威胁,遂在许昌休息了一天。廷宝曾去青岛接我们,但未能接到,此时赶来许昌会合,一家人总算又团圆了。我们从许昌乘长途汽车,又走了一天,到达南阳家中。廷宝因沿途劳累,加之为我们母子的安危而担心,到南阳后生了一场大病,后确诊为肺炎。经中医精心治疗,再加上注意调养,他几个月后痊愈了。

婆母家平时生活只有三人,我们去后一下子增加到12口人,经济上虽然并不特别困难,但精神压力很重,生活上也多有不便之处。当时,日本飞机常来南阳骚扰。我们经人介绍,决定在内乡一个小村寨租几间房子暂住。1938年春节后,廷宝和我先乘车前往,对新居作些布置,准备再返回南阳将孩子们接走。在我们去内乡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南阳,五个孩子躲到方桌下幸获平安。这使我们加速了搬家的步骤,并劝公婆随同我们来到秦家寨居住。

搬家后,廷宝即离开内乡,先应河南大学聘请担任外文教师。半年后,重庆基泰工程公司来电,催他去四川,承担刘湘陵墓设计工作,遂又只身去了重庆。

秦家寨是个约有百户人家的村寨,寨内没有小卖店,买东西需过河到几里路外的小镇上去。附近有一所小学,但依然按私塾的办法教学。当地绝大多数儿童都是文盲。幸亏我早年曾上过师范,只好在家里按复式教学法给自己的孩子上课。他们仍按普通小学科目进行学习和作业,总算没有因战乱而失学。时间长了,我们逐渐和邻居们交往密切,建立了良好的邻里关系。

按照子女们学习的正常进度,1940年,大女

儿就应该升初中一年级了。我和廷宝通信商量，虽然当时日本人对重庆的轰炸相当频繁，但终究不能耽搁子女的教育。遂由廷宝回来接我们于1940年春出发，经老河口、宜昌前往重庆。我们由于动身得早，幸运地搭上了由宜昌开往重庆的最后一班正常客轮。到达重庆后不久，公公来信说，我们走后没几个月，日本兵侵犯秦家寨，公公他们逃难到深山区。我们庆幸躲过了这场灾难。

在重庆，我们住在歌乐山上，还和邻居合资凿了个小防空洞，以便在日本飞机来袭时有躲避之处。1940年以后，日本的侵略气焰逐渐低落，不常来轰炸，我们总算又过起平静的家庭生活。

从工程师到教授

1940年春，我们家搬到歌乐山顶，最初是两家合住一幢小楼，各占一半。我们全家人住房面积只有十二三平方米。一年多以后，邻居搬走了，住房才略微宽敞些。廷宝在城里工作，在工作地点附近租了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房子住，每天在附近小饭馆里吃便餐，只在周末回家。当年重庆公共汽车很少，廷宝每次回家都是一大清早先去车站领号排队，下午买票坐公共汽车到小龙坎，然后步行爬山走十余里才能到家。抗战时期艰辛的生活，加重了精神上的劳累，廷宝显得苍老多了。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条件下，各种建筑多半是用竹篱编造后再薄薄地抹上一层灰浆的简易房舍。只有重庆两路口的跳伞塔，是当时唯一的钢筋混凝土工程。廷宝所在的建筑事务所，设计任务清淡。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约廷宝去教建筑设计和建筑初步概论，并指导学生学习水彩画。因此从1941年起，廷宝开始了工程师兼教授的生活。

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城里建筑事务所工作，星期六上午去中央大学教课，有时当天下午回到歌乐山家中。如果还需要继续讲水彩画的课，则在学校住一夜，星期日上午回家。

作为一名工程师和作为一位教授在学识上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员也不尽一样。双重的身份，使廷宝在业务上获得了更全面的发展。

1943年后，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拟选派一批人员出国考察工业建设。当时，钱昌照先生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找廷宝征询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该工业建筑考察团，承担建筑方面的出国考察任务，并表示自己可以推荐。廷宝由于事务所业务清淡，愿意借此机会了解国外建筑方面的新发展，就答应参加考察团。经过各项准备后，考察团于1944年底集体乘飞机赴美国，参观了多种类型的新建设工程。1945年秋，又由美国去英国伦敦，在那里参观了有关建筑方面的事务所、材料中心、实验中心和学校，以及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新会址大楼等。直到1945年12月，考察团才由英国伦敦乘飞机经印度等地回国。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参观考察，廷宝熟悉了国外许多建筑方面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丰富和提高了学识素养。由于在国外期间生活条件较好，他的健康情况也大有进步。钱昌照先生在当年能抵制国民党政府牟一党之私的做法，从民间企业选派人员，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钦佩的。

我们家在歌乐山顶住了六年。除廷宝平时住在城里，每逢周末回家外，子女们陆续长大后考入中学，也都住校学习，周末才能回家。我因交通不便，很少去重庆城里，于是利用山上闲地较多的条件，在房屋附近辟了一小块菜地，另外又喂养了几只小鸡。附近有些邻居也是由外地逃难

来此，彼此经常往来，虽然没有什么其他业余文化生活，倒也过得不算寂寞。每逢星期六，我准备点肉菜，供子女们回来吃晚饭打牙祭。饭后看他们在一起唱歌游戏，倒也其乐融融。

1945年8月15日半夜，住在山脚下的朋友忽然跑来敲门，兴奋地大声嚷着，告诉我们日本投降的喜讯。我乍听之下，惊喜万分，几乎不敢相信，脑海里浮现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青春作伴好还乡”呢？

抗战胜利后，住在歌乐山上的人家，陆续离去。有的直接打点行李返回家乡，有的先迁入重庆城里，再抢购车船票出川东下。当时，从重庆飞往南京的飞机，以及顺江东下的轮船，往往超载，甚至发生过多起不幸事故。1945年底，在廷宝回国以后，我和他共同商议，在沙坪坝借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房子。1946年春，我们将家从山顶搬了下来。由于山路崎岖，所有的家具、箱笼都请人一担担挑下山来。我在新居和旧房两处之间往返奔波照应，搬好家，人已疲惫不堪。

抗战胜利后，大量人员返回南京，到处出现房荒现象。基泰建筑公司在南京的事务所，同时接到了多处新建和修缮工程任务。我家刚搬到沙坪坝不久，廷宝就乘飞机去南京，承担设计工作，经常忙得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廷宝从来对他所承担的工作都有很强的责任感，这时更是一心扑到工程设计上，全然不顾自己家里的事情。每次来信，他总是说南京房子奇缺，无法解决住所，让我们先安心在重庆居住，不要急于东下。

由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催我们及早搬走，以便归还房子，我只好将行李陆续运到城里暂时寄存，家具等则赠送南开学校。我多方托人设法买

到船票，于1946年9月乘船离开重庆。当时所乘的船是一艘小轮船拖带的木船，木船上安装着三层辅架。每个旅客在其中某一层占有一窄条席位。每层的高度刚好可以坐起来不碰头。船行驶了11天才到南京。全家分住三处。廷宝住事务所，两个儿子借住在工地工程人员集体宿舍，我和其他几个孩子住在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房间一共只有十几平方米。

从1941年起，廷宝一直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兼课，只在出国期间才有短暂间断。1946、1947两年虽然事务所工作很忙，但他在中央大学的兼课任务并未减轻，和学校的关系日渐密切。廷宝承担了教学工作，不仅从理论上总结提高了实际设计的经验，而且通过和学生的相处，和学校里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接触，为今后迎接解放作了精神准备。

1948年底，南京市的解放已近在眉睫。国民政府的大官和许多大资本家相继逃离。基泰建筑公司停业，少数公司负责人员去香港等地，了解在那些地方开辟业务的可能。我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考虑到廷宝已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工作，当时已在南京安顿下来，廷宝和我又通过各种途径对共产党有了虽不全面但却是初步的了解，便决心留在南京等待解放。

1949年4月21日下午，南京成贤街一带出现狼狈南逃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和他们的家属，当晚还隐隐约约传来枪炮声。22日上午，人民解放军井然有序地经过成贤街，进入当年的国民政府考试院休息，并点火做饭。我曾随同附近的居民一同前往该处观看，他们对待群众很有礼貌。这些日子里，廷宝每天照常去学校工作。校内有人巡逻，一切平静。

1946年前后，廷宝曾承担过当时中央研究